

書評書目「編難」四週年

林以亮

中國人往往稱自己的生日爲母難日，以紀念母親生育自己受苦難之恩，任何嚴肅雜誌的產生總是艱難的，在出版者和編輯者說來，其誕生前後慘淡經營之情形，絕非外人所能體會。何況「書評書目」是一本專門性的雜誌，銷路不可能迅速上昇，如非出版者無條件支持，是難以持久發行和成長的。茲逢「書評書目」成立四週年紀念，特草此短文爲賀。

曾經爲「書評書目」前後寫了不下十篇文章，可以說是它的作者之一，對這雜誌自不免有一種親切之感。

從第一期起就閱讀「書評書目」，眼見它從雙月刊變爲每期一百六十頁的月刊，非但內容逐漸充實，而且水準不斷提高，身爲它的忠實讀者，心中自然而然充滿

了欣悅之情。

今天我就在這種心境下，以雙重的身份來寫一點感想以慶祝「書評書目」的四週年。

乍一看，「書評書目」的名稱很容易令人誤會，以為是枯燥無味的專門性刊物；其中充滿了短評和資料。事實上，它早已超出創刊時所定的範圍：三分之二為書評，三分之一為書目。目前所發表的文章性質極為廣泛，從訪問起，到專題論文、雋永的小品和讀書隨筆、態度誠懇的批評、要求嚴格的譯評等等，儼然具有「星期六文學評論」的規模。另一個特色是從第五期起增加了「批評索引」一欄，將每月的期刊與報紙副刊上所登載的書評和文學批評彙集起來，按照發表日期依次排列成索引。這是一項極重要而尚未有人繼續不停做過的基本工作，可以說是中國出版界的創舉。這種文章以評論當代作家或受人注意的書為主，除了極少數有心人自己做些剪貼工作加以保留外，過不了多久便難以查考。再過些日子要知道當時的文壇風氣和一般情況，或要研究某些作家的作品，就會有無從着手之苦了。「書評書目」為了針對這一現象特闢此專欄，用心良苦，實在是功德無量之舉。編輯的設想週到尤其值得大書特書。

雜誌的內容此處毋庸詳述。即以歐陽子一系列分析白先勇的短篇小說的論文，

近幾期喬志高的「美語重逢記」、夏祖麗的「王文興訪問記」、羅青的「用典的研究」而論，已遠超出普通書評的範圍。每篇文章自有其份量和趣味，置之於任何第一流文學雜誌中都可居於上佳作品之林。讀者是明眼人，相信都會有同感。

「書評書目」的另一貢獻是在譯評方面。國內出版界對翻譯沒有統籌的計劃，出版商有時利用廉價勞力，促使對英文一知半解的「童工」翻譯他們既不懂也不求甚解的名著或暢銷書，結果往往慘不忍睹。「書評書目」在這一方面的立場是堅定的，要求是嚴格的，對不够水準的譯作加以正確的指謫，使譯者和讀者知所警惕。第四十期知秋先生的短評深獲我心，他指出美國的暢銷書有的值得翻譯，但絕不值得搶譯，有的則根本不必譯。我以為像「華府韻事」這種書居然稱之為「韻事」，還不如改稱為「醜事」更妥。這種風氣絕不可長，希望「書評書目」在這方面繼續發表義正詞嚴的文章以正視聽。

可是我對「書評書目」的期望尚不止此。我覺得除了論人論文之外，「書評書目」還應該從大處着眼，不妨多請有心人士寫一系列高瞻遠矚的文章，來檢討過去和現在中國文壇和藝壇的狀況、傾向和得失，同時探索將來應走的方向。一九六〇年，夏志清教授出版「現代中國小說史」，給予錢鍾書、張愛玲和師陀以適當的評價而貶低一般人認為大師的魯迅、茅盾和巴金。當時外國漢學家認為他故意標新立

我看「書評書目」

林太乙

異以示與衆不同，甚至有人認爲他離經叛道。時至今日，這種論調早已不成其爲問題。很多學人甚至以嚴肅的態度來研究白先勇、王文興、張系國、黃春明、七等生的作品。這證明了我們讀書界的成熟與進步。

當代中國的文學比較有成就的是：短篇小說、新詩、散文；比較弱的是長篇小說、文學批評、戲劇。至於藝術方面，音樂、繪畫，尤其是電影和電視還存在着很多嚴重的問題。目前出版界生氣勃勃，讀書的風氣逐漸養成，文學需要其他姊妹藝術的支持，俾可相輔相成。希望「書評書目」能在提倡和奠定書評與文學批評的地位之餘，做一些這方面針對時弊和振奮人心的工作。這不算是一種奢望吧！

四年前，我收到一份「書評書目」，覺得它可以滿足愛讀書人久已感到的需要。我多年來本已覺得，國內出版業這麼蓬勃，應該有一份刊物，有系統地介紹新書、新作家，並且將近代出版的書籍編成書目，所以其後我每期都看「書評書目」，